

贵州西部

彝族
礼俗
研究

李兴秀 编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贵州西部

彝族
礼俗
研究

李兴秀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贵州西部彝族礼俗研究/李兴秀编著.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412—1580—3

I. 贵… II. 李… III. 彝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研究—贵州省 IV. K892.3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5384 号

贵州西部彝族礼俗研究

李兴秀 编著

-
- | | |
|------|--------------------------------|
| 责任编辑 | 瞿 瑟 |
| 封面设计 | 王 佼 |
| 出版发行 | 贵州民族出版社 |
| 地 址 |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
| 经 销 | 贵州省新华书店 |
| 印 刷 | 贵阳经纬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 168 毫米 1/32 |
| 字 数 | 210 千字 |
| 印 张 | 8.125 |
| 版 别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1 000 册 |
| 书 号 | ISBN 978—7—5412—1580—3/K · 186 |
| 定 价 | 28.00 元 |

顾问： 禄文斌 王继超

编委主任：梁兴华

副主任： 彭斯慧 杨智明 李洪应 漆海南

主编： 李兴秀

编委成员：禄亚权 彭洪生 张全富 黄文荣 时景勋 张赟 王世忠

杨永光 张付华

前 言

贵州西部,是彝族的发祥地之一,最初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彝族先民不断迁往云南等地,而至迟到两汉时,彝族先民“六祖”又从云南迁徙进入贵州,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有共同地域、语言、文字、族称、历法和风俗习惯的人们共同体。在漫长的生存发展进程中,居住在贵州西部的彝族人口超过60万人。彝族用自己古老的文字清晰地记录下浩如烟海、内容广博而堪称中华文化之瑰宝的彝文古籍。《贵州西部彝族习俗研究》一书,根据彝文文献的记载与充分的田野调查记录材料,分概述、生育婚姻丧葬习俗、原始宗教信仰习俗、祭祀祖宗习俗、布摩文化等五个章节对贵州西部彝族习俗作了一系列的论述,为我们了解贵州西部彝族习俗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料。

在不少人心目中,习俗属于那种神神道道、荒诞不经、不科学、不健康的东西。这个结论有失偏颇、是欠公允的。对民间习俗,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必须采取两分法、三分法甚至多分法,科学地去进行分析对待。民间习俗特别是传统节日习俗、人生礼仪习俗,主要展现了人们的求吉避祸心理,表达向往健康长寿、家人平安、生活美满、社会安定的良好愿望。

习俗存在于彝民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中最具民间气息、最有生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习俗在民间节日、民间交际、民间工艺、民间娱乐等方面都有充分体现,并通过其特有的内容和形式,同语言学、心理学、医药

学、民间文学、民间科技、民间饮食学、民间养生学等各种彝族文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使在推进教育、传承民间有益知识和智慧、解释人生意义、再兴良好乡土传统、促进地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可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对彝族习俗的深入研究,既要历史地看待,又要现实地看待。习俗是人们认识自然、认识人类自身的阶段性足迹。习俗中包含着许多民主性、科学性和健康向上的精华,同时也存在着不少封建性、愚昧性和消极颓废的糟粕。引导民众认识习俗的本质,认清民间习俗与科学文化的关系,从科学与文化的深层次上对各种习俗进行理性的分析、鉴别,剥去某些习俗披着的那层神秘的外衣,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古人云:“为政之道,辩风正俗最其上也。”加强习俗研究,对于拓展和深化民俗学科建设,进一步繁荣民俗学研究事业必不可少。在所有的调查、研讨、论著中,以及在大学的教学中,最大量涉及的是“行动的民俗”,是主要以物质形式为载体的生产贸易习俗、岁时节日习俗、衣食住行习俗、人生礼仪习俗、交际往来习俗、游艺活动习俗等,而对主要以心理信仰为特征的民间习俗关注较少,研究不够。研究民俗学,不能不把民间习俗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在当前扬弃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热潮中,加强对民间习俗问题的研究,更有其重要的意义。

进行民间习俗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了解社会现实,科学深入地把握民众文化结构。人作为社会的人,都是在特定的民俗背景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每个人的生产、生活、工作环境中,都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渗透着包括习俗在内的民俗的影响。各种习俗,不论其来源、性质、特点、功用如何,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民众生产、生活状态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而且往往是未经修饰的原始而客观的反映。我们常说要观民风、察民情。所谓“民情”,其中当然也包括像习俗这类精神的、心理的、文化的东西。研究习俗,是全面准确地了解社会现实的一条重要渠道。大

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小到一个城镇、一个行业、一个社区,我们都可以从那里传播、传承的习俗中窥探民众群体的现实处境和心理情态。从各个社会群体信奉和遵行的众多习俗中,我们可以追溯他们的历史,品味他们的现在,发展他们的未来,了解他们生活的各方面和在人生的若干重要环节中真实的思想感情。而这些发自内心真实的、客观的东西,往往是通过其他形式和渠道难以了解到的。

民俗文化不同于官方文化、上层建筑,它更多的是以民间自发的形式来展现、繁衍和传播、传承。习俗则是各种自发形式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并且是群众根基较深、层次较高的一种。作为当代社会中依然活着并发挥着特定功能的习俗,它以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主体为底蕴,对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民众心智的塑造、人格的形成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发挥着恒久的、无孔不入的重要作用。忽视对彝族习俗这种文化现象的研究,那么我们对民众的文化内质乃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把握,就难免存在不应有的缺憾。

习俗研究对弄清许多民俗事象的起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远古民俗产生于人类的幼稚时期,发生于人类的蒙昧意识”,“原始意识的心理”“作用到人们的头脑中”,“原始宗教与原始民俗便由此而来”。各种民俗的产生,“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条件。客观条件中,自然环境、生产力状况十分重要,主观条件中,意识和信仰始终处在主要地位”。可以说,许多民俗事象的产生,同以心理信仰为主要特征的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民俗事象正是民众之信仰、信奉才形成的。

过去,研究贵州西部彝族习俗,成果多是零散的考察调研记录,或是单篇的研究论文。这些成果形式,由于其空间的限制,不可能对贵州西部彝族习俗作系统而深入细致的记录、描写、分析,所以也不可能对这种习俗所包容的丰富文化内涵予以充分展示。

《贵州西部彝族习俗研究》一书,正是弥补了在这一研究领域出现的空项,也正是作者的用心与成果的学科价值所在。

王继超

2008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
第一节 贵州西部彝族概况.....	(1)
第二节 贵州西部彝族文化.....	(4)
第二章 生育 婚姻 丧葬习俗	(28)
第一节 生育习俗	(28)
第二节 婚姻习俗	(31)
第三节 丧葬习俗.....	(119)
第三章 原始宗教信仰习俗.....	(143)
第一节 原始自然宗教崇拜.....	(143)
第二节 各种神灵的祭祀活动.....	(157)
第四章 祭祀祖宗习俗.....	(166)
第一节 近祖崇拜.....	(167)
第二节 彝族祭祖大典.....	(172)
第五章 布摩文化.....	(179)
第一节 布摩的起源.....	(179)

第二节	布摩的法具及文献典籍·····	(192)
第三节	布摩宗教与医学原理·····	(229)
第四节	布摩宗教与生态互动·····	(231)
第五节	布摩文化与彝族教育·····	(233)
第六节	布摩文化的开发和利用·····	(236)
第七节	布摩文化与国际彝学·····	(243)
第八节	布摩的地位和作用·····	(245)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贵州西部彝族概况

彝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55 个少数民族之一，全国有 800 多万人口，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今天西南各地彝族都普遍传说洪水泛滥之后，笃慕繁衍了彝族，大家都认为笃慕是民族的共祖。彝文典籍中大量记载了笃慕的活动。既然洪水泛滥之后的笃慕——六祖也成了全民族认同的历史事件，那么，无可否认，这是古代部落分化或部落战争的折射和沉淀。而且，在彝文古籍中记载了彝族最先的原始民族是哎氏民族。《西南彝志》卷三有“哎哺九十代”的记载，具体叙述了 19 个哎氏族，2 个哲米氏族，共 212 代的父子联名世系。哎哺氏族的后裔希慕遮，汉文记作“孟哲”，其 31 代才是笃慕。大约在公元前 5 世纪，由于彝族各部的迁徙对流以及交融，作为民族共同体称谓——“夷”便出现了，以后的汉文文献均以此作为对西南地区彝族的称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彝族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再到官僚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程。公元 8 世纪“南诏国”的建立，标志着彝族历史上奴隶制的最高发展阶段。但在彝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一直发展不

平衡。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封建地主经济多种社会形态并存,新中国成立前一段时期内还有官僚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同时,彝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既不断吸收、融化其他民族如氏、羌等;又不断地分化,形成了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等,有的还融合进汉族中。

贵州彝族的来源,据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记载,彝族始祖名希母遮,他原率领部众居住在“牦牛缴外”的“邛之卤”,即今四川汉源一带。³¹世传至读母吾,迁至泸阴之山,即今滇东北的会泽、东川一带。读母吾娶妻3人,共生6子,即彝族史称之为六祖。其后子孙繁衍,各立疆场,分为武系、乍系、糯系、恒系、布系和默系6支,散布在滇东北、贵州西部及川西南地区。始祖希母遮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即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读母吾的时代,约在东汉时期。东迁入贵州的彝族先民,主要是布、默两支,另外有恒系、乍系的一部分。

据《大定府志》、《安顺府志》、《贵州通志》和《明史》等汉文文献记载,济济火曾助诸葛亮平定南中,因“纳粮通道”有功,被封为王,这是后来的事。彝族先民进入贵州的时间,应在东汉时期。但这也就彝族先民的主体而言,据《后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等记载,西汉统治者诛杀夜郎王时,曾发生“夷濮阻城”、“夷僚咸怨”的情况,当时被称为“夷”,在当地居民中已占有一定的比重,因此,至迟到两汉时,彝族先民已迁徙进入贵州,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有共同地域、语言、文字、族称、历法和风俗习惯的人们共同体——“诺苏”(彝族)。

彝族的族称,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彝族的认识不同,因而对彝族族称的称谓也有所不同。秦汉时期,彝族先民被称为“昆明”、“叟”和“嵩”等。《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叟人的主要聚居区是越嵩郡。越嵩之所以得名,是因其地有嵩水。《汉书·地理志·越嵩郡注》说:“应邵曰:

‘故邛都国也。有嵩水。言此水以章休盛也。’”《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说：“嵩，音髓。”《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把嵩水写作同音域的孙水。“嵩”、“孙”、“叟”同声。其所以称之为“嵩水”，是因为这条河流的地方是嵩人的聚居区，河流因民族而得名。所以到了东汉时期的“叟”是由“嵩”音转而来。昆明当时主要分布在东起滇池一带，西至澜沧江流域的广泛地区，其聚居中心为襟榆泽，昆明是西南夷中势力强盛、人数众多的族体，因而被称为“大种”。它是包括今彝语支诸民族的共同称谓。西汉后，昆明作为族称不再普遍使用，但直至唐宋时，昆明作为族称仍在贵州彝族中保留着。《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昆明，在黔川西南三千里外，地产羊马，其人椎髻、跣足、披毡，其首领披虎皮。天成二年尝一至。其首领号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遣使者来。”昆明作为族称，在贵州彝族中使用得最长。

贵州彝族人口约707 400余人，毕节地区彝族人口415 287人，其中毕节市有46 299人，人口分布较多的乡有田坎、大屯、阿市、团结、干溪、阴底。黔西县有59 743人，主要分布在花溪、定新、协高、钟山、绿化、红林、沙井、中建、仁和、太来、铁石、金波等乡镇。大方县有89 536人，分布在竹园、响水、鼎新、牛场、理化、安东、凤山、白纳、三元、普底、沙厂、大水、黄泥、核桃、大山、星宿等乡镇。金沙县有32 614人，彝族人口分布较多的乡镇有石场、太平、箐门、马路、安洛、新化等乡镇。织金县有27 546人，彝族人口分布较多的有金龙、鸡场、茶店、太平等乡镇。纳雍县有3 512人，主要分布在新房、库东、董地、他作、姑开、羊场、锅圈岩、昆寨、左倪戛、猪场等乡镇。赫章县有71 532人，主要分布在兴发、松林、雉街、珠市、双坪、辅处、可乐、河镇、结构、水塘和古达等乡。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有84 505人，主要分布在龙街、狗街、盐仓、黑土河、观风海、金钟、二塘和黑石等乡镇。

第二节 贵州西部彝族文化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中说:“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化成。”德国的 A·韦伯、舍勒等人把文化视为包括宗教、思想、艺术、理想、价值等精神现象。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社会成员所得的能力、习惯等在内的复合体。”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认为:“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它包括符号的运用使人们学习和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即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观念,其中观念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彝族文化概念定义为: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或者说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凝聚起来的、并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世代相传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和。它包括有物质文化(民居建筑、饮食服饰、生产工具等)、制度文化(彝族的则溪制度)和精神文化(哲学、宗教、语言、文学、艺术、风俗、节日)等。

一、彝族文字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语分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和中部 6 大方言,各方言内部还分许多次方言和土语,方言间差别较大,基本上很难相互通话和交际。

彝文是彝族文化的瑰宝。汉文史志称之为“爨文”、“爨字”、“爨书”、“僰僰文”、“𣪠书”、“夷经”;彝族称之为“诺苏补玛”、“乃苏讼纳”、“聂苏索”、“尼斯”、“纳苏缩”等。关于彝文的产生年代,现在还无定论。从山东邹平县丁公遗址出土的龙山时代晚期陶文,与彝文非常近似,并且全部可以识读,云南省昭通地区发现西汉堂

郎府彝文印章,贵州大方有东晋彝文“济火碑”,结合彝文经籍和汉文志书上的记载来推算,彝文最迟产生于汉代或更早一些。有关彝文的创始人,在民间传说中有吉禄老人、本夺本耿、毕阿伍、伯博耿、宓阿叠、冉冉一义等;彝文是一种古老的音节文字,一个字形代表一个意义,其文字总数达万余字。这些彝字从结构上看,有点、横、竖、横折,大致有象形、会意、指事、假借四类。彝文独体字多,合体字少。滇川黔桂彝文古书中的彝字形体,大部分相同或近似。只因彝族居住分散,山川阻隔,方言差别大,各地彝文又随着方言发展,导致读音不一样、用字不统一,再加上辗转传抄,某些字的写法出现差异。四川凉山一带彝文一般由右向左横行书写;云南、贵州、广西一带则由左向右竖行书写。日长月久,自成体系。

卷帙浩繁的彝文古籍,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和研究、翻译机构都有大量收藏,在国外的如英国、日本、法国和瑞士的一些机构也有不少彝文藏书。散存在民间的彝文经典更是数以万计。这些彝文文献涉及宗教、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医药、天文、地理和农技等各个方面。例如:《西南彝志》彝文有378 000余字,内容丰富,涉及的范围广泛,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巨著”。该书记载彝族先民对宇宙起源、人类历史的认识;论述“八卦”、“河图”和“经络”原理以及彝族古代天文历算。

彝文有的用毛笔或竹签写在纸上或布帛、羊皮、麂子皮上,也有少量用小刀刻在竹筒、竹签或牛羊骨的上。彝文经书手抄本多,刻印本很少。各地彝族流传有记载本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彝文手抄本,已发现的有上万种之多。其内容涉及天地开辟、人类起源、洪水泛滥、兄妹结婚、战争迁徙、哲学、艺术、宗教等。举世闻名的《西南彝志》在国际文坛上享有盛誉。在医药学方面,彝文古籍也保存了丰富的资料。元明时期用彝文记载的彝族医药的成就有《寻药找药经》、《医算书》、《献药经》、《明代彝医书》、《指路经》等。这些文献是研究彝族古代文化的珍贵资料,也是祖国文化宝库重

要的组成部分。

二、彝族舞蹈

彝族是个具有悠久传统历史文化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用自己创造的古老文字记录了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在这些文献中,文学艺术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彝族自古以来讲究礼仪,且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社会生活和生育、婚姻、丧葬生活三部曲中,各种礼仪都用歌舞这种形式来完成。彝族民歌的唱词内容广泛,是彝族民间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在传统的彝族社会中常以歌唱的形式宣讲历史、强调道德、传承风俗、表达爱情及喜怒哀乐,其唱腔则根据唱词内容,或流畅委婉,或抑扬顿挫,或温柔婉转,极具艺术感染力。民歌从大的类别上可分为叙事歌、情歌、苦歌、劳动歌、酒歌和风俗歌等。

1. 最具代表性的威宁彝族“撮泰吉”(变人戏)

“撮泰吉”是彝语。“撮”意是人,“泰”意是变化,“吉”意是游戏、玩耍。合在一起的意思是“人类演变的戏”或“人类变化的戏”,简称“变人戏”。

“撮泰吉”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戏剧形式,在中国戏曲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难怪有人在看完演出后议论纷纷,说它什么都像,又什么都不像。它不仅与我国传统戏曲迥然不同,而且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戏剧形式,包括建国后演出的彝剧,也大相径庭。它算是什么呢?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舞蹈,将它译作“人熊舞”;有人则认为它是“彝族的原始戏剧”;有人认为它只是一种戏剧现象;有人认为它只是艺术化了的民俗事象,还不能算是戏剧。总之,莫衷一是。

“撮泰吉”的演出,一般是在阴历正月初三到十五的“扫火星”民俗活动中举行。由四个有机联系的环节组成:

(1)祭祀。用包头布把头顶缠成锥形,身上和四肢用白布缠紧

以象征裸体；戴着面具，一群演员用类似罗圈腿的步伐演绎先人初学直立行走的形态。开场时，在场地四角点燃灯笼，由惹嘎阿布发号施令，领着几个“撮泰”老人，手拄棍棒，踉踉跄跄，像从遥远的原始森林里走来，发出猿猴般的吼叫声。接着向天地、祖先、神灵、山神、谷神斟酒祭拜祭祷毕，跳“铃铛舞”（一种古老的祭祀舞蹈）。

（2）正戏。正戏就只有一个剧目——“变人戏”。它的内容是反映先民创业、生产、繁衍、迁徙的历史，反映的是“人类刚刚变成的时代”。描述先民如何烧山林、开土地、刀耕火种、驯牛耕地，然后获得丰收。演出中，对先民如何驯牛、犁地、撒种、薅刨、收割、脱粒、翻晒、贮藏等生产过程，都作了粗犷的示意性动作描述。劳作休息时，还有交媾、喂奶等场面。演出由模拟动作、原始舞蹈及用彝语讲述的对白和诵词组成。诵词内容主要是驱邪、讲史、祝福。演出中，除惹嘎阿布用常人声调讲彝语外，其他几个“撮泰”老人则用抽气冲击声带发出怪声答话，很像猿猴一类动物的叫声。面具大于真面，有猴相，前额宽大厚实向前突出。制作工艺原始、拙朴、粗犷。有打击乐器锣、鼓、钹，但只是在演出开始和舞狮时敲打。

（3）喜庆。正戏演完，在紧锣密鼓声中，狮子登场翩翩起舞，几个演员挥舞棍棒逗耍狮子，气氛十分热烈。

（4）扫寨，即“扫火星”。正月十五演出后，由惹嘎阿布领着几个“撮泰”老人走村串寨，向村民祝愿：“一切天灾人祸，邪恶随着老人去，一切吉利留下来，六畜兴旺，四季发财，五谷丰登，儿孙满堂。”主人要备下酒肉，表示欢迎，“撮泰”所到之处，喜气洋洋。最后由惹嘎阿布念诵词，向各家各户要几个鸡蛋和一束麻。走时，还要从主家草房四角扯走一些茅草，来到寨边，埋下鸡蛋，用茅草作燃料，把其余鸡蛋烧熟后分食，高呼：“火星走了，火星走了！”埋下的鸡蛋，来年由“撮泰”老人撬出看其好坏，以卜来年吉凶祸福、年景好坏。上述仪式完成后，“撮泰”们取下面具，放在住在寨边的人家保存。面具是作为神灵看待的。